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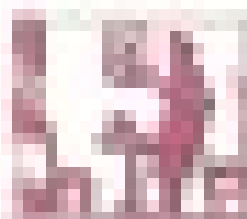
■ 任 翔 / 著

文化危机时代的 文学抉择

爱伦·坡与侦探小说探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文学 / 理论

文化危机时代的 文学抉择

夏俊、董与国保、任晓亮



中国石化出版社

任 翔 / 著

文化危机时代的 文学抉择

爱伦·坡与侦探小说探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危机时代的文学抉择: 爱伦·坡与侦探小说探究/
任翔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12
ISBN 7-303-08147-X

I. 文… II. 任… III. 爱伦·坡 (1809~1849)
—侦探小说—文学研究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9875 号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 版 人: 赖德胜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230 mm

印 张: 21.5

字 数: 297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责任编辑: 黄安祯 陶 虹 美术编辑: 李 强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董本刚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出版部
电话: 010-58800825。读者朋友有任何见教, 也请不吝垂询。

任翔，浙江三门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情报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安情报学、文化理论等教学与研究。已出版专著《文学的另一道风景：侦探小说史论》、编著《20世纪中国侦探小说精选》《2004中华十大财智人物》《2005中华十大经济英才》等7部，主持并完成公安部项目《犯罪现象的文化研究》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项目《现代犯罪问题之价值哲学探究》，近年来在各类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

责任编辑：黄安祯
陶虹
美术编辑：李强

序

一个自身遭际困顿的人，往往会比常人更敏锐地感受到他所处社会和时代的不幸；饱经人生坎坷而灵明始终未泯的爱伦·坡，正是这样一个不期被命运选中的人。当现实熄灭了这个美国人的最后一颗希望的火星时，他转而“相信梦幻是唯一的真实”。的确，一切正像他的真正发现者和虔诚推崇者波德莱尔所说的那样：“美国的气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从一个贪婪的、渴望物质的世界的内部冲杀出来，跳进了梦幻。”^①

也许克尔恺郭尔的说法终究是对的，“一是一切，一千等于零”。爱伦·坡显然是他所在的那个危机初露的时代不多的先觉者之一，在差不多一代之久的时间里，从这类先觉者中我们还可以指出叔本华、克尔

^①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第1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恺郭尔和马克思，他们分别被20世纪的人们称做“意志论之父”、“存在哲学之父”、“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难道爱伦·坡——这个天才的酒徒——也可以视为某个领域富于原创性的人物而被称做什么“之父”吗？其实，叔本华、克尔恺郭尔、马克思，都是有自己的“梦幻”的，这“梦幻”当然也可以换一种称谓，比如称其为某种超越当下的心灵“境界”、人生“眷注”或社会“理想”。爱伦·坡的“梦幻”不是投注于理论王国，而是寄托在文学世界。

无论是上溯“唯美主义”的源头，还是探寻“象征主义”的滥觞之地，都可以追根到爱伦·坡关于诗的一个观念，这即是：“单纯为诗而写诗”，“这一首诗就是一首诗，此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了——这一首诗完全是为了诗而写诗的。”^①事实上，从所谓“单纯为诗而写诗”，既可以演绎出唯美主义者所鼓吹的“为艺术而艺术”，也可以引申到象征主义者所告白的“诗除了自身之外并无其他目的”（波德莱尔），或“今天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纯诗，舍此无他”（魏尔伦）。从这个意义上说，爱伦·坡的诗的观念和他的合于这一观念的诗作，诚可谓开了一代诗风的先河。艾略特曾赞誉波德莱尔为“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楷模”，不过，当他这样说时，他并非不知晓，这位楷模的楷模乃是爱伦·坡。

没有问题的是，爱伦·坡把他给了诗的东西也同样给了小说。他创构了以描述诡异、神秘、凶险、惊悚情节为能事的小说体裁，就此而言，他是当然的、名副其实的恐怖小说或科幻小说之父。在他的笔下，死神裹着尸衣、带着面具大模大样地出现在如梦如幻的狂欢舞会上，这个播撒“红死病”的不速之客可以在悄无声息的刹那，让那些忘乎所以的寻欢作乐者一个接一个以绝望的姿势死去；僵硬、干瘪的尸体带着裹尸布从床上爬起来，梦幻般地闭着双眼，蹒跚而又大方地移步到房间中央，那从地狱中返回的美女却会是借尸还魂以至于身材、相貌也跟着起了变化的另一个人；一个被准确预断将在数小时后死亡的结核病人，在被施以催眠术后竟能苟延一

^① [美] 爱伦·坡：《诗的原理》，见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第6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线生的消息近七个月，而当唤醒他时，随着“死！死！”的叫声从那僵直发黑的舌头上的嘞出，整个身体立即溃烂为一滩液体的腐败物。爱伦·坡的离奇、怪诞而阴森可怖的故事构想，所调动的是读者的一种真切、独特的趣味，这趣味不涉及这样那样的说教，却能使人情感激荡而灵魂升华。在他看来，“一首诗的称号，只是它以灵魂的升华作为刺激。诗的价值和这种升华的刺激是成正比的。”^①实际上，这被认为是诗的价值所在的所谓对灵魂升华的刺激，也被他把握为小说的价值所在。

在创构恐怖小说或科幻小说这一文体的同时，爱伦·坡也把别具趣味的侦探小说带进了文学史。这是又一非同寻常的创举，对于他，“侦探小说范式之父”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他留下的侦探小说作品只不过六个短篇，它们是《莫格街谋杀案》《玛丽·罗热疑案》《被窃之信》《金甲虫》《你就是那人》与《长方形盒子》。不过，正像江河的源头，水流并不大，却已经蕴蓄了愈到下游愈波澜壮阔的全部可能性。数学式的缜密推理插着诗意的想象的翅膀，灵动的直觉在扑朔迷离的案情中往往会从常人意想之外捕捉到通往真相的线索。往后的侦探小说巨匠柯林斯、柯南道尔、克里斯蒂等都曾从这里获得灵感的启迪，也都曾从这里寻取他们命意的最初的范本。然而，后人从前辈那里所汲取的也许更多些谋篇策略或技巧性的智慧，爱伦·坡那“自己形成的某种形而上学”（瓦莱里）却是连着这位悲情充盈的人物的生命之根的。爱伦·坡让自己塑造的侦探解开了一个又一个人间罪恶的秘密，但他也以这种方式把自己对这个罪恶横生的人间的理解作为秘密留在了他的诗、他的恐怖小说和侦探小说中。

自19世纪50年代波德莱尔发现爱伦·坡以来，在一个半世纪里，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持不同的批评尺度对这位文坛怪杰作了种种考述和论说。承前贤之成就，曾从我治学的任翔君把爱伦·坡置于世界性文化危机的背景下，试图借着对侦探小说的别一种阐释，

^① [美] 爱伦·坡：《诗的原理》，见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第6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敞开其心灵深处那缕终究祈向人类自救的“颤抖的光”，于是，便有了这《文化危机时代的文学抉择》的问世。诚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真正相遇可能在于某种生命的沟通，而同一个有深度的灵魂交往亦当须有与之相称的灵魂的深度。任君的文字旨在对爱伦·坡心灵祈向上的秘密有所揭示，但这本身已是对揭示者自己生命蕴蓄之丰瘠的透露。值此书出版之际，我愿任君在“学以致其道”所必要的“庄严的注意”中，永葆一份由学人之天职所引发的“神圣的颤栗”（康德），亦愿学缘相契的读者以对任君文字的评品、匡正，择取一更相应的路径探胜于爱伦·坡的精神天地。

黄克剑

2006年9月30日于北京

目 录

导 论	(1)
一、危机报道者们如是说	(4)
二、美国文明的焦虑	(14)
三、“跳进了梦幻”的文学	(19)
四、忧患中的爱伦·坡	(26)
第一章 “动人的忧郁”与“高贵的绝望”	
——爱伦·坡的生平与创作	(33)
一、“激情与冒险的产儿”：爱伦·坡的生平	(35)
二、“瓶中手稿”：爱伦·坡的文学创作	(47)
三、创作哲学：爱伦·坡的文论与批评	(73)
第二章 阴影的变形	
——爱伦·坡，书写与死亡的文化沉思	(84)
一、文化危机与生命困境	(87)
二、漫游于死亡与书写之境	(97)

三、一种超越危机的努力	(109)
第三章 理智的机巧与叙事的魅力	
——爱伦·坡的侦探小说	(120)
一、伟大“游戏”的开始：侦探小说的萌生	(122)
二、“他的丰富的理想性”：爱伦·坡的侦探小说	(131)
三、“散文时代”的英雄：杜宾形象	(152)
第四章 “杜宾”的遗风余韵	
——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之影响	(167)
一、理性游戏：福尔摩斯的冒险	(169)
二、“谋杀艺术”：克里斯蒂的世界	(184)
三、符号学探险：埃柯的“反侦探小说”	(195)
第五章 “生命的隐喻”与“社会的镜像”	
——西方批评家视野中的爱伦·坡与侦探小说	(211)
一、人格层面：印象主义的传记批评	(214)
二、文化系统层面：文本批评与文化研究	(222)
三、文本结构层面：后现代主义理论之批评	(245)
结语 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255)
一、文学研究之当下范式的危机	(256)
二、灵知的光辉	(258)
三、意识形态的回归	(261)
参考文献	(269)
附 录	
附录一 爱伦·坡的诗歌：书写与死亡的生命沉思	(282)
一、“忧郁流水”与“墓地衰草”	(283)
二、原始焦虑与文化危机	(287)
三、审美趣味与虚灵真实	(290)
结 语	(293)
附录二 爱伦·坡的心理小说之修辞学解读	(295)
一、词语的暴力与思想的策略	(296)
二、完美的罪行与自我的分裂	(299)

三、沉默与复仇	(304)
结 语	(307)
附录三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批评应用	
——以爱伦·坡为例	(308)
附录四 侦探小说研究与文化理论	(320)
一、知识考古学视野中的侦探小说	(321)
二、侦探小说作为理解后现代性的另一条线索	(323)
三、侦探小说和世俗神学	(327)
后记	(330)

导 论

正如不朽改变着它自身一样，
诗人用一把脱鞘的利剑
唤醒他的世纪，
他喊着“死亡胜利”的奇异声音，
又使这个时代感到恐惧！

—— [法] 马拉美：《爱伦·坡墓》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是闪烁于 19 世纪文学天宇里的一颗孤星——凄凉而耀眼。他一生伶仃悲苦、贫病交加，在哀绝与孤望中告别了人世。爱伦·坡去世后，他的遗产监护人、报刊编辑格尔斯·伍尔德（1815—1857）曾歪曲事实，编造个人传记资料，撰稿把爱伦·坡描写成一个魔鬼式的文人。这种观点影响甚巨，以至于

长期以来爱伦·坡在美国文学史上蒙垢，屡遭误解。美国著名的“耶鲁学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自爱伦·坡以来，再也没有一位美国作家是如此的让人不可回避，而同时又如此的令人猜疑。”^①像布鲁姆这样一个崇尚“正典”的文学批评家，对爱伦·坡的评价也不过仅此而已。虽然布鲁姆对爱伦·坡的评价非常一般，但他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文学价值和经典的地位是不是必然地相辅相成？”^②

只是在被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们重新发现后，爱伦·坡才以其璀璨的文学形象令举世瞩目，他也才得以因着他建构的诡异世界而被认可为现代文学的伟大先行者。我们今天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个超越了民族国家界限、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历史的作家及其创作？如何评价这个毁誉参半、盖棺而没定论的文学天才？事实上，爱伦·坡的心理小说、传奇故事、诗歌以及他所开创的侦探小说业已构成了一个特别的世界。尤其是他的侦探小说不仅创造了一种具有广大受众的新的文体，而且体现了文学在文化危机时代的一种抉择，这抉择隐含了耐人寻味的人文价值取向。

如果对爱伦·坡的创作进行一个总体上的概观，则不难发现，爱伦·坡的创作世界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他的心理小说、传奇故事所呈现的死亡霸权统治的世界。这是一个诡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看到的只是由痛苦引生的痛苦，一如叔本华指出的，受生存意志支配的人从来就是痛苦的，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他有着最大的欲求，他也必然有着最大的痛苦。爱——被爱的女人和挚爱她们的心灵都被死亡的幽灵所吞噬，爱在悲苦之中，爱在世界之中的证据永恒而绝对地消逝了——在火山爆发后的废墟城市之断墙残壁之间，爱人的踪迹化为灰烬，这是多么绝望的地带！二是由他的侦探小说所显现的侦探人物所生活的世界。这是一个超越了

① [美] 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第6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美] 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第61～6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死亡、通往秩序和纯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侦探是对死亡霸权进行悲剧抗争的英雄，其理想是为了驱除人间的暴力和残杀，慰藉受死亡胁压的卑微者的心灵，同时又深深凝望着生命之境界，反抗随着科技理性而兴起的监控制度，张扬异在者的权力。三是由他的诗歌构成的一个虚灵的世界。在这个虚灵的世界里，爱伦·坡将诡异和柔情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升华了他对文化和人生的思索。

在爱伦·坡的这三个世界里，最令人难以释怀的人物形象是那些侦探。侦探在超越当下社会秩序的地方构想秩序与公正，探索个体心灵的真实，将人性昭示在敞亮之中。而这是将逻辑理性的运作融于浪漫灵知的探询中而完成的。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正在发育着的叙述形式，却承担着一项具有价值意义的使命——那就是超越生命的困局。在爱伦·坡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中，侦探是揭破谜语的准神人，是法律的化身，理智的符号以及正义的代言人。所以，本书所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侦探在爱伦·坡的叙事艺术之中的独特意义。因为在笔者看来，侦探小说绝不仅仅是世俗社会的作家供给人们消费的闲暇文学，在其深层无疑蕴涵着对人生真趣的叩问和对走出现代文化困局的思考。生命的最大困局无疑是死亡，爱伦·坡的创作中显然存在着一个策应文化危机的精神维度。虽说死亡在19世纪文学主题里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爱伦·坡却要探询真实、穿透死亡。他要比死亡更为深刻的生命像火山一般地映照世界，亦即像诺斯替主义^①信奉者那样奋力呈现一个黑暗、凄迷的世

① “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是一个现代术语，来源于希腊词 gnostikos (即“知者”【knower】，也即拥有“诺斯”【gnosis】或“密传知识”的人)，是希腊晚期和基督教早期的一种宗教思想与实践，主张神秘的宗教顿悟与救赎。诺斯替主义普遍地体现在当时的新柏拉图主义、非洛主义、犹太教、神秘宗教等所有的哲学与宗教派别之中，尤其在基督教之中，它找到自己的永久栖身之所，形成了教父学中称之为基督教异端的诺斯替派。诺斯替主义者从这些既存的哲学宗教派别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的派别，就是各种诺斯替宗教。这些独立的诺斯替宗教，以及作为基督教异端的诺斯替派，是诺斯替主义精神原则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爱伦·坡的文学价值之一是以“虚灵”抗拒“虚无”，而与存在主义文学的价值之维有部分的重合，或者说，爱伦·坡预言式的写作先行开启了存在主义文学的价值之维，而存在主义与诺斯替主义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历史连续性。详见[美]汉斯·约纳斯：《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消息与基督教的开端》，张新樟译，第295～31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界，然后再激励虚灵的生命凭靠内在的力量从黑暗和凄迷中升扬起来，向着神圣发出虔诚的呼吁。爱伦·坡笔下的侦探英雄——杜宾，最关注的是死难者的“命运”。他是文化危机时代的“新人”——集科学和诗意于一身，对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出现的迷乱，具有自觉的担当意识。

在爱伦·坡的另外两个世界里，他以诗人的天才描绘了一幅启示录式的景象——犹如叔本华以天才华美之笔书写“生命意志”的“痛苦”，如克尔恺郭尔以“个人被放逐”“价值被废黜”的“精神之荒芜”述说人类生存之“恐怖与战栗”，似尼采以对酒神的回味赋予艺术以宗教的使命，反抗那命运般笼罩现代世界的“虚无”。可以说，爱伦·坡的文学世界是建立在生命之“命运——境界——权利”之交汇处。反抗虚无，向往虚灵，这一取向使他的诡异世界显得深刻而复杂，对后世影响甚巨。

虽说爱伦·坡与哲人们所向往的人生境地并非全然一致，但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时代表示了同样的焦虑和相似的祈求，并以各自的魅力影响了此后的诸多人文思潮。在思理与意趣相续的意义上，可以这样断言，理解了叔本华、克尔恺郭尔、尼采，才能更好地理解与他们同处一个时代的爱伦·坡。

因此，本书试图将爱伦·坡放置在19世纪西方文化危机的大背景下，研究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他所开创的侦探小说的文化意义，努力揭示其中所蕴涵的人文价值和审美内蕴。

一、危机报道者们如是说

当我们细细地回味历史，则不难发现，文化危机的警钟早已在一些先知式人物的心灵深处敲响。沐浴在启蒙神话之光中的卢梭和歌德，在别人陶醉于科技进步和文明成就之时，却已经为现代人心灵的加速颓败、人类罪孽的累积和世界深重的痛苦忧心忡忡。晚年的歌德已经在喟叹：“如果在忧郁的心情中深入地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痛苦，就会感到我们愈来愈接近世界末日了。罪恶一代接着一